


# 烦躁不安

王十月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揭示底层打工族的灵肉沧桑  
书写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困惑

# 烦躁不安

高华明 著

北京出版社



烦躁不安  
——  
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

# 烦躁不安

王十月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揭示底层打工族的灵肉沧桑  
书写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困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烦躁不安

王十月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4. 3

ISBN 7-5360-4286-8

I. 烦...

II. 王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9916 号

责任编辑: 李 谓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平面设计: 王惠敏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

(江门市华园中路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 1 插页

字 数 230,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286-8/I·3440

定 价 17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**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  
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  
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**

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



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三月十日下午，南城正在重修的凌云观上空出现了 UFO。

孟春的南城，天若晴时，燥热已如同内地的五黄六月；天若阴雨，却又有些许料峭的春寒。进入三月，老天像是中了邪，每天阴一阵晴一阵。这不，刚刚还是烈日当空，太阳像玻璃碴子一样明晃晃地扎人，转眼间暴雨没头没脑，像谁把天河给捅了个漏子。只苦了那成千上万的打工人。其时春节刚过。政府早就严禁本市企业在正月内招收外省劳工，但这是无济于事。南城的街头，来来往往的，多是背负行李，行色匆匆的南漂族。老天爷也来凑热闹，时晴时雨的，就算是南城迎接这些外来工的见面礼了，当然，说是下马威，更加合适。

上午是下了半天雨的，天刚放晴一两个小时，傍晚时分，天空又是黑云翻墨了。有人抬了头，望着这邪乎得可以的老天，骂了一句省骂。就看见凌云观上方的天空中悬着个白哇哇的东西，以为是太阳，却又不是，那东西一闪一闪的，四周发着蓝幽幽的光，在缓缓地由西向东移动。

日怪了，大白天的见了鬼，揉揉眼，那东西还在。不知是谁先叫了一声：飞碟——声音发颤，说不清是恐惧还是惊喜。接着就有人朝天上望，有更多的人发出了颤颤地尖叫。一时间，地下的人都像中了邪一样，木木地戳在了那里，脸向着天，嘴张得老大。街上开始响起了一阵阵烦躁不安的汽车喇叭声，很快，汽车司机也觉出了不对劲，伸出了脖子，像鹅一样朝天上望。大街上很快堵了车，车龙从进城的国道一直排到了市中心的南城广场。UFO 在凌云观上空悬浮了大约一个小时，忽地就没了。次日的《南城都市报》以一个整版报导了这则新闻，并配发了记者石古现场拍摄的照片。

南城出现了 UFO，已是奇事，更奇的是一连三天，这家伙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了同一地方。一时间，外星人、UFO 成了南城闲人们谈话的中心。有专家指出，这一次南城发现不明飞行物将改变许多南城人的生活。

UFO 的出现是否真的将改变许多南城人的生活还有待考证，不过 UFO 的出现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打工仔温志国的生活。UFO 第一次出现在南城上空时，温志国恰巧在对着天空发呆。对于打工人来说，在上班时间对着天空发呆是很奢侈的事情。不过温志国大小是个生产主管，只要把工作安排顺了，忙里偷闲，也还是无可无不可的，只要不被老板黄得行看见。何况刚过了年，人们还没有从节日的氛围中回过神来。

温志国打工的厂子是南城西区的一家名叫得行的工艺



品厂，专门生产礼品公仔。这间工厂有许多古怪的厂规，比如说工人在厂外见了老板要让道，行注目礼；厂门口的保安见到老板的车出入要行军礼；老板不叫老板，叫BOSS……工厂开在南城有好些年头了，生意不错，几年时间由开始的几十号人马的小作坊变成了一千余员工的大厂。厂子大了，管理就跟了上来，厂规也订得很细，员工的一言一行，均受厂规约束。厂里有一支五人的队伍，专门负责巡视厂规执行情况。你的行为稍不留意，可能就会招来罚款，甚至被开除。厂里一直有赶不完的货，吃饭——上班——睡觉，三点一线，连说话时间都没有。老板还在厂里竖了一面大旗，旗上用墨涂了一些曲曲弯弯的东西。据说这是请得道高人画的，开过光，能保佑工厂兴旺发达。旗杆下面有香炉，香炉里一年四季香雾缭绕。老板娘，一个五十来岁洗脚上田的农村女，她是没事做的，厂里的事，她插不上手，也插不上嘴，每天便负责了这香炉里的早晚一炷香，晨昏三叩首。不准对“灵旗”表示不敬；不准冲“灵旗”吐痰，这都是厂规。厂里每月24日，不知是哪里来的讲究：食堂里会加菜，工人都有鱼吃，叫月月有余。厂门口也会摆上香案，燃了纸烛，老板领头，老板娘其次，经理以上职员都要到场，也是烧香，对黄大仙瓷像叩首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还要用车从外面运进一车柴草，叫招财进宝。老板黄得行是南城的土著，他开始时包鱼塘赚了一些钱，后来南城搞开发，土地被工业区征用，年年都有分红。有了资本，便开了这家工艺厂，接其它大厂赶不完的订单。没想到越做越大，有



了现在的规模。

也是活该温志国倒霉！当时已快到了下班的时间，工人们都在有条不紊地干活。温志国也累了一天，想着还有几分钟就下班了，老板也不会进车间的，便倚着窗口对着天空发呆。想着四川妹子王韵，也不知她说的话是开玩笑还是当真。现在的女孩子真是大胆，不过这也情有可原，厂子里一千来号员工，男工却只有二三十人。女多男少，又整天加班加点的，这些女孩子又正值花季，女追男是见怪不怪的了。厂里的那个湖南杂工，长得歪瓜裂枣，还三天两头换女朋友。何况他温志国一表人才，又是部门主管。温志国正自胡思乱想，就觉得眼前有什么东西一亮。收了意马心猿，温志国就看见了西边天上那白哇哇的东西。温志国是读过高中的，平时爱看书，当时他的心里咯噔一响。一声惊呼就出了口。

温志国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，这一激动，就忘了厂规了。

UFO——

温志国一声惊呼。声音不大，整个车间里正在埋头干活的打工妹却是都听到了。呼声一出口，温志国吓了一跳，上班时间大呼小叫，这是厂规所不容的，若被厂规督察看见，管你是主管是工人，一律罚款五十元。温志国见有些女工停了手中的事，在呆呆地看着他，知道这些打工妹里，是没有几个人知道 UFO 为何物的了。温志国就又说了一声，没什么，天上有一个飞碟。不知道飞碟为何物的打工妹们就继续埋头做事。温志国见大家继续做事了，



便又专心去看了。那东西还悬在天空中，中间白哇哇的一个亮点，四周闪着幽幽的蓝光，在缓缓地向西移动。温志国不禁看得呆了，瓷在那儿，嘴张得老大，一丝口水掉了下来也没觉得。有几个打工妹也忍不住好奇，悄悄溜到了窗口，这一看，也呆了。其他的人见别人看得出神，也都挤了过来。一时间，车间里就热闹了起来。

也是巧了，老板黄得行带了几个客户来车间参观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。车间里立马死一样地静，只听得几十面吊扇呼呼转动的声音。温志国也吓得不知该怎样是好，抓了个公仔在手里摆弄着，低着头不敢看老板的脸。心里祈祷着老板早点离开。却听见老板在问，主管呢？谁是主管？温志国知道躲不过，只好抬了头说，……我。

你过来。黄得行用指头对着温志国勾了勾。

温志国向前移了一小步，又移了一小步，就到了黄得行的面前。

丢你老母！黄得行骂了一句，一扬手，“啪啪”两声脆响。两记耳光在温志国的脸上开了花。

车间里更加静了。打工妹们都低着头，心里怦怦乱跳。手上却在飞快地做着活儿。温志国被这两巴掌打懵了。直到老板在客户的劝阻下骂骂咧咧地离开车间，温志国还瓷在那儿，像是没了魂儿似的。

下班的铃声响了。

其它的车间顿时沸腾了起来。温志国所在的彩绘车间却依旧静得出奇。刚才这两巴掌虽是打在温志国的脸上，却也无情地捆在了彩绘车间一百二十名打工妹的心里。大

家的心里都不好受，又不知该怎样劝说温志国。只是都站在那儿，没有人下班。四川妹王韵小心地走了过来，拉拉温志国的衣袖，说，主管……下班了。温志国呆着没动。王韵再去拉他，温志国却捂着脸蹲了下去，肩膀一耸一耸地，哭了。

打工妹们没了主意。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劝也不知怎么劝，不劝干站着也不是个事。不知是谁带头跟着哭了起来，这一哭，弄得大家心里都酸酸的，女孩子本来心软泪多，这一开了闸，都止不住抽噎了起来。温志国心里一时掠过了一阵暖意。这些女孩，平时他也没少骂过她们。可这会儿，温志国觉得，他们的心贴得是那么的紧。温志国抹了泪，强笑着说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见笑了。见温志国没事了，大家也都抹了泪，次第出了车间。

吃饭时，温志国被老板打了的事一下子就在厂里传开了。不过这事也不是什么稀奇事，黄老板脾气不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只怪温志国的运气太差了。打工嘛，受点气是难免的！温志国没有吃饭，回到宿舍倒头就睡，谁也不知他是怎么想来着。王韵打了饭上来。温志国也不吃，王韵就骂老板不是东西。温志国说你别在这里念经一样地烦我了，骂他有啥用？王韵说，你有本事就去打他黄得行两耳光？！温志国恨恨地说，你等着瞧罢。王韵慌了，说，你千万不能乱来。温志国见王韵的眼里满是关切，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温情，柔声说，我不会乱来的。晚上加班，温志国没有上班。

第二天，温志国也没有上班，却去了南城西区劳动



站。劳动站当时打了电话到得行工艺品厂了解事情的经过。让温志国先回去上班。温志国回厂，厂里就已贴出了公告，大意是说彩绘部主管温志国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无故旷工，现已被开除出厂，以儆效尤云云。温志国在去劳动站时就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看完告示，还是呆了。木了一会儿，便去写字楼找黄得行。黄得行正在打电话，肥胖的身子陷在大班椅中，两只脚却跷在办公桌上，边说话，边得意地晃着。见温志国进来了，瞟了一眼，没有理他。温志国耐着性子候在一边，他也不知道他来找黄得行干嘛，就是觉得他要来找黄得行。黄得行终于讲完了电话，脚依旧跷在桌子上，斜了温志国一眼，怎么？想上劳动站告我？告我什么呀？拖欠工资？还是打人？告我打人你要上公安局呀！

温志国没有说话，拳头捏得咯叭直响，全身的血直往上冲，欲冲破头颅喷薄而出。温志国一字一顿地说，你打了我，我要你向我赔礼道歉。

赔礼道歉？黄得行将脚从桌子上放了下来，双手撑着桌子，像看一个怪物一样地盯着温志国看了足足有一分钟。按了内线电话，叫来了财务部的文员。

黄得行的总经理办公室在写字楼的最里面。外面是一个大厅，分成了一个一个小格，各个部门都在外面办公。中间只隔了一道玻璃屏风。温志国一进黄的办公室，写字楼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看似在忙碌办公，眼耳却在留意着里面的一举一动。电话一打出来，财务文员就将早已算好的温志国的工资表拿了进去。黄得行接过工资表看了看，见

扣除了温志国一个月的工资，想了想，对文员说，就不要扣他的工资了。算我给他的医药费。文员拿了工资表出去更正。黄得行对温志国说，这下你满意了罢。

我要你向我赔礼道歉。温志国说。

嘁！黄得行一声冷笑。

温志国又说，我要你给我赔礼道歉。

文员已将工资表改好了。小声说，老板，您看一下。

黄得行说，不用了，让他签个字，还有，在解雇单上也要签。


温志国接过工资表和解雇单，看了一眼。解雇单上解雇事由一栏写的和外面的公告上一样：无故旷工。温志国知道，一旦在这上面签了字，以后真想要讨回公道就难了。可是不签字就拿不到工资。温志国犹豫了一下，说，你不给我赔礼道歉，我是不会签字的。文员小声地劝温志国签了算了，她想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的。看了看老板，没有说。黄得行突然暴跳了起来，大声吼道，丢你老母你签不签，不签给我滚。温志国也激动了起来。不道歉就是不签。说着将解雇单撕成了一条一条，又撕成一块块碎片，冲黄得行一扬手，满屋里顿时像飞满了片片蛱蝶，又似下了一阵飘飘扬扬的雪花。

你……黄得行呼地站了起来。冲文员说，打电话叫保安上来。不一会儿，几个保安拎着警棍冲了上来。这个家伙在办公室闹事，你命令他把这些纸片捡起来。黄得行对带头的保安队长说。保安队长一愣，尴尬地冲温志国低声说，温主管你就捡一下嘛。温志国一梗脖子没理睬保安队



长。黄得行指着那几个保安，你、你、还有你，命令他，三分钟之内，把办公室的碎纸片捡得一块不留，否则，连你们一起炒掉。黄得行说着坐回了他的办公椅，又将脚跷到了桌子上，轻轻地摇着。脸上浮着得意的笑。文员见事闹大了，忙悄悄地蹲下去捡那些纸片。黄得行停止了晃动，脸一沉，嗯——谁让你捡了？文员僵在了那儿，捡起来的纸片丢也不是，不丢也不是。僵了一会，终于是丢了，退出了办公室。几个保安为难了，一边是自己的老板，一边是一起相处得还不错的打工兄弟。保安队长好言相劝，温哥，你就捡了嘛。温志国还是不捡。保安队长的火气就上来了，说你狗日的不给我面子想砸我的饭碗，那哥们儿也就不跟你客气了，你倒说捡还是不捡？说着就猛地推了温志国一掌。温志国说，好！好！我也不难为你们。我捡。说完低头把纸片一一捡起揉成一团。说黄得行这事咱们没完。出了办公室。

温志国被几个保安连推带劝地弄到了厂门外面时，黄得行就已通知了保安，不准再让温志国进厂。出了厂门，外面的太阳火辣辣地。昨晚到现在温志国没有吃一口东西，觉得有点晕。温志国在厂门外的一个小店要了一袋点心。又要了一瓶啤酒，咬开瓶盖一气喝下了大半瓶。想到真的被炒了，马上又要面临漫长的找工苦旅，心里开始为自己的冲动后悔了。暗暗地骂自己终究还是年轻，沉不住气。可这事已到了这个份上，后悔也迟了。却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。



小店的老板阿清，平时和温志国也是认得的，现在没到工厂下班的时候，生意清淡，拖了椅子过来和温志国坐在了一起。说今天不用上班？温志国喝了一口酒。上个鸟班，被狗日的黄得行炒了。阿清说你不是做主管的么？怎么说炒就炒了呢。温志国就将这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。听得阿清不时地骂娘。末了，也同温志国一起犯了愁，我说兄弟，那你准备怎么样？真去告他？我看这事有点难。温志国说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难不成就这样被他白打了？阿清说，可是打官司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你耗得起吗？两人都默了一会儿，阿清说，这事除非向媒体曝光。只要有了媒体介入，事情就好办了，不愁他黄得行不认输，差你的工资也不敢少你一个子儿，说不定你还一举成名了呢。你知道那个孙天帅吗？就那个不给韩国婆娘下跪的河南小伙儿，后来还被保送上了大学，都吹成民族英雄了。这一说，温志国似又看到了希望，说，我也不指望像人家孙天帅那样，只要能讨回个说法就行了。可是我并不认识报社的人。再说这事也不知报社感不感兴趣。阿清说，你可以找《异乡人》杂志社帮忙呀。阿清说着从屋里抱出一叠杂志。说这本杂志就是咱们南城办的，专门为打工人说话。你要找他们求助，我还能帮你一点忙。我同《异乡人》的孙天一记者有过一面之缘。

温志国听说阿清认识《异乡人》的孙记者，不禁对阿清刮目相看了。说你是怎么认识孙记者的？阿清的脸上便有了一些得意之色。去开了一瓶啤酒，给温志国倒了一杯，自己倒了一杯。慢条斯理地说，我还在《异乡人》上



发表过文章呢。孙天一就是我的文章的责编。温志国和阿清碰了一下杯，失敬了，没想到你还是个作家。温志国现在对阿清简直是有点肃然起敬了。

我算狗屁作家。人家孙天一才是作家呢。孙天一以前也在咱西区的一间厂子里打工。每天晚上下了班就写小说，一年时间发表了几十万字，后来就到了《异乡人》当记者。省电视台、南城电视台都做过他的专访哩。他这人特仗义，当时我只是给他寄了一个稿子，他收到后就给我打了电话，发表后又给我寄了样刊过来的。可惜后来我是一直没有写出好的稿子来了，就不好意思去同他联系。你这事去找他准成。



## 二

南城的建筑格局像一副中国象棋的棋盘。分为东区和西区，楚河汉界就是东西区中间的南城大道。南城大道两边是整齐纵横的棋盘街。东区是南城的商业、文化、政治中心。商场、剧院、政府部门、高级住宅区都在东区；而西区则是密密麻麻的工业区，一百六十多万外来工就密布在西区的各个工厂里。东区、西区虽是一路之隔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这么说罢，进入东区，到处是摩天大楼、广场，拼成各种图案的绿化带宽阔整齐。丝毫不比深圳的深南大道逊色。而到了西区，天色仿佛一下子灰暗了许多，色彩也显得单调了起来，大街上川流不息的都是穿着灰色工衣的外来工，他们脸上的神色都是一致的，就像他们身上的工衣一样。西区的消费较之东区，自然也就低了许多。在南城这地方，没有本地人外地人之分，本地人口不足三万，所以不存在排外的说法。但东区、西区，却是人们身份的标致。能进入东区工作、生活，是许多打工人的梦寐，或是终身的追求亦不为过。在东区人眼里，西区人的素质是比较低的。渐渐的，东区人就以南城人自